夷堅志

夷堅丙志卷第七 十七事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廁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閤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

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荅未曉
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
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
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
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
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
人至已失矣即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
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
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

戟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曾供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遣我耶憤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此遂瞀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緜累月乃得脫 王翰之時

爲天長宰日嚴
內翰伯父也

安氏寃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吏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旣用極刑損二

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鬼棲棲行求四方　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云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

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
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
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
拜謝欻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
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
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
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曰
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
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

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姉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楊州雷鬼

上官彦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竒鬼從空隕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練師中爲臨安新城丞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蓋怳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餗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繫之苦

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録衣人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吝拜綱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立

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聲言 苟得轉爲男存没被厚德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歩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𩜾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

月上女以辨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
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减之義
餗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絜持
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餗
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
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
數噪集于别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

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胷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斂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

以贖妻過妾荅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璵赴省試第一場出億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按間惘然如失皁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寧至三四璵許謝錢二百千乃云猶疑其不

然未幾果取至即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巷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璟達其家璟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耶是年璟登第復厚之仍携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而 近年士大夫 所傳或小誤云

子夏蹵酒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録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堯封）爲教授旣試將揭牓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怒形於色舉足蹴其二覺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牓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勑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祕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户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話前夢其夜

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旦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失其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事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荅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

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隨鬼籍二竿矣趙意色愴然退即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録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録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晩出門欲通夕歩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户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縱急或生事

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荅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即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巳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

有姊嫁常州稅官秉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　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耽溺既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百方禳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爍金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鐀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鐀之扃鐍元不動而内自融液盖神龍之火尤攻於敗金石也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黒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

牢子葢尤始貧時曽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東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爲愽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葢俗厭勝術欲使己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此卷皆王日嚴所傳日嚴多得於其弟

夷堅丙志卷第七

夷堅丙志卷第八　十二事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絶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　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　若爲人妾歛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　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　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

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二綴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柰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鐺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

怖不謀於家假良馬晝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户不敢寢夜艾外閒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　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關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

告子矣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
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胡秀才

姜補之 師仲 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
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候
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
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
七日稍瘉癢甚因絶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
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

絶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呑之呑未久遍手指内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黒毛則不能捄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

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呑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

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虫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

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眞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黄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絶士遏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彦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

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㛐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换僧即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

漸遍四體頭面　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　今不知存亡

右四事亦得於王日嚴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兗州通判闕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爲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爲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爲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憮

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　右二事倪文舉說

黄十翁

黄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爲黄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黄

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為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懸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

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已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

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
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
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
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
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因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
生宜往觀之至　覩所謂無憂閣者衆珤所成
高出雲表祥光　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
服盛麗持香花經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
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尫劣憔悴跪伏

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脱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丏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絶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因扳援而上受剸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

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勅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刼不回受無間苦今聞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

獨歸跌於田坎永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荅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懇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秃髮赤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

自抱其身大呼數聲㱇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子婦姪張寅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虜華間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　不知

從何来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恍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恍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卧以爪甲畫其腹并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即消又採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黒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煑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恍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

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真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爲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薜荔纏結中覆呂真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爲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

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
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掣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
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什卓上或有墮地者
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
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
之父曰士驪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
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

去婢亦相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
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
似為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鄰家
訪婢姓氏直厥妻也即佯為販鬻者徘徊道上
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
人曰此為吾夫小　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
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
敢爾夫　諸　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
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為牙媼引去迫於飢餒

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江氏白鵝

江遐舉邈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母往官下有白鵝白雀各一皆瑩潔可觀共一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

入白日神素愛此等物願收秘之即携入卧處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鶊死矣鳴說三

夷堅丙志卷第八

夷堅丙志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黄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黄甲之兆泊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

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詛先抽籤
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
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筍下
人　如　者從佛背趨出謂其　人
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詛所啓三籤果不吉餘
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
之持者　至几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
賀客　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
與待牓他日　市鬧呼於後曰元

賀回顧乃徐賡之也玄適過郡門
司牓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
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
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
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
忘之邪去年君過我　我推君五行知今年
及第今　實然故來賀以　吾術非有所求也
遽辭去沉思其　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
無　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

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䰟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元說

酆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爲林無差以其名近乂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

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酆都宮使林如是凡
數紙又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
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眞司主掌非以罪譴
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
一遷非美言也不願拜吏曰此
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
此宮 復下得矣又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
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又弟又之婦
虞氏尚書 女也不食豬肉 誚之曰吾家寒

丙志九

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盡隨家　儉勉食
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
　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又曰
我若真為酆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
為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又調官京師還
及泗上卒於舟中初又父挈家過泗謁普照
　其母生又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計未至
　人
　豬為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
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

是遂能食時又卒已半月不甚詳又以人爲穀

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荅至晚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 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 助 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

巡門　納土者人物　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絶既而蜀中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然常質也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桉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

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文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　以爲太河決溢然水色清澄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達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乃田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爲龍復讎云見蔡絛後史補

温州賃宅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盡死後數年　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秃　往來西舍間女子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弄什器塗　几不可　逐唯一嫗頗恭謹每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九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

物震動無時或空轎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三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皐襄季皐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僦舍者經一月未畢邑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用兩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宋夫人憂將葬于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瘢可憎告曰大夫人葬地盖在温州地名徐家上奧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吾瘡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决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并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温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人張　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

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田許名徐家上輿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姐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挺見逐指蘆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輙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

里正得爲曰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爲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爲壽塋於左次役夫斸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卧其下埋没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牓曰應夢石人云張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瓘幹辦蔣參政府其弟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瓘假馬瓘令廐

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旣出都門蹉跼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曏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 璀說

聶賁遠詩

聶賁遠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 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

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釁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脅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録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説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　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　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

居　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　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雞

范　賔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爊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携爲獻視其人盖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

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
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
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
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
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
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
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
氏韓　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
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

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爲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魄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汴人薛山爲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

伯广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歛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諉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

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所絕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携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爲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鞠之乃此婦爲囊橐導賊至始悟犬

靈識復呼以歸 僧德洪說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極未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詹敬畢轉眄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黃前後並黒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

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見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江西提刑盖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徵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吁其異矣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爲永康軍通判

之　是年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臺檄徐讀之竟迨寤　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　旬日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右二事皆川展說

夷堅丙志卷第九